

ZHONGGUOMINJIANJIASHICANGSHU
中国民间家世丛书
ZHONG GUO BU YI

中国布衣

ZHONG GUO GONG REN CHU BAN SHE

张曼菱 著
ZHANGMANLING ZHU

东方古大陆最纯粹最尊贵最生动的
本源精神，乃布衣精神，历尽万劫而幸
存乎？风云变幻的中国尚有布衣人格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张曼菱 著

中国布衣

ZHONG GUO BU YI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布衣

ZHONG GUO BU Y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布衣/张曼菱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12

ISBN 7-5008-2929-9

I. 中… II. 张…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1202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45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62350006(总编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版 次: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9毫米×1194毫米 1/24

字 数:330千

印 张:16.5

印 数:8000册

定 价: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简 介

ZHONG GUO BU YI

003

风云变幻的中国,幸存布衣精神吗?

尘劫万千的龙种,还有布衣人格吗?

布衣者,民间神髓,尘世高蹈者也;特立独行于帝阙与儒林之外,无名有品,无位有尊,任凭国剿放逐,依然拒绝趋奉,孤怀宏视,卓然自拔于贩夫走卒、政客泼痞以及一切流俗者。作者以深痛莫解、情透纸背的文字,追溯父亲的中国式生命行迹,竟是纵深直入了奄奄以就尽的布衣本真精神的流变与绝地,直入了精神集体倾覆时布衣人格的担当和砥砺,虽系书生一己独力,却是来自文化本源,渊渊浩浩,不可得而穷测也。当太多美丽、崇高的生命不堪深海般的劫难而摇尾伏地时,主人公不畏于势,不惑于神,不弃高贵的尊严于寸阴,孤守怀疑、叛逆、自由而旷达的布衣精神,极尽苍凉人生;那放逐于穷乡僻野的足迹明天、精神高驰不胜寒的夜半惊醒,那永远渴望知音的细腻柔情与无限伤怀,始终与平民拥有一脉鲜血的个性星芒,那观天地生物气象、读古今经世文章时的识见与吁嗟……无不含有惊心动魄的境界,读来使人慨叹、锐痛、唏嘘难尽。

该作韵气逼人,容识煌跃,以怀远以深情大真晓示:东方古大陆最纯粹最尊贵最生动的本源精神——布衣精神,虽万劫而炎炎而未能尽灭,必光复有期。

篇首献词

ZHONG GUO MIN JIAN JIA SHI CONG SHU

谨将此书献给：

天下布衣
与大地山河

004

滇中 张进德长女：曼菱

2002年12月12日于昆明

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无名有品 无位有尊

005

我想,这本书的作用,还在于它“恢复了中华民族心头词典中的某些语汇”。这些语汇已经被当代历史多次粗暴地删除与污染。而一个失去自己语汇的民族,最终将失去自己的生存意义

——作者

006



张曼菱，女，著名作家。因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发表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登上文坛。由此文改编的电影《青春祭》轰动一时。早期作品《云》、《唱着来唱着去》等深受读者和学者的好评。毕业后，即去天津作家协会。天生热爱“野性生活”的她，并不留恋专业作家的平稳安逸，多年流浪于文坛、商场、官场、娱乐圈，张曼菱体验经营着跌宕风云的一份别样人生。她是第一位走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1992年，由她创作并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天涯丽人》再次轰动全国。然而，在纷繁的世事中，张曼菱始终将文学视为自己毕生谋求的真正事业，笔耕不辍。近几年，她在拍摄专题片《知青行》、策划编纂《回望中国知青》等书的同时，出版了长篇小说《涛声如梦》，随笔集《曼菱闲话》，撰写了大型历史剧本《云南古梦》以及大量的散文。其较近的作品集《北大才女》亦是一部上乘之作。由她创意和主持拍摄的大型历史文献片《西南联大启示录》备受海内外关注，即将推出；并有图书力作《寻觅西南联大魂》随之推出。

傲斯人

王言

歸

集古

乙丑年

秋分

書于山陰

通軒



海
棠
不
增
年
滑
石





中国布衣

布衣，即是保存有独立人格和本色文化的人。

一切真正的文化与历史，真正的归宿在民间。

被放逐者，这是中国的一种人，一种历史，一种个性，一面旗帜。

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正是靠着这世代的无名布衣传承于山河大地，子子孙孙，因此而植根于民间的。

高贵，尊贵，“骨气”为贵。

在当世，布衣文化依然被那些天赋高超、人格独立、气质清明的人们传承下来了，它是剿不灭的。

布衣文化是被疏离、间隔了半个世纪的另一人生与文化。

被权势所逐的人，却以文化重新征服与占有大地。这或许是权势者始料不及的。

自我放逐者，超脱名缰利锁而自由。

中国的放逐，是在人世中的放逐，犹如“隐”，可以隐于山亦可以隐于世……有文化之情结者，才称得上是“放逐”。确切说是：思想者被逐出其所关心的范畴，即为放逐。

中国的放逐，是如此既残酷又深情的一种关系。



中国布衣

中国社会,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平庸如此虚伪牵强,如此不近情理呢?连那些从“过去”走过来的许多名流巨擘,为什么也都闭上了嘴巴,不敢为真情辩一句?而作为一名布衣,我的父亲却表明他“不能苟同”。“不敢苟同”,父亲这执著而轻微的声音,它存在着,与这如痴如狂的世界分流。它轻言细语在我家窗下,它伴我走入纷纭世界的孤独之路,它令我在红尘闹市中猛醒……

布衣者,仕宦之外的文化人,知识者的自我称谓。

无数被屈没的文化人,或者是甘愿埋没于民间的志者学者,他们是生来的布衣,一生的布衣,构造着一种最纯粹的属于自我信念的生活;他们虽身穿布衣,与穿绫着缎者有别,乃无位无财无势者,却又不是一般的贩夫走卒辈。

他的记忆在对历史负着责任,即使社会不在乎他“这一票”,他也绝不愿意苟合与遗忘。

神州大地,浩茫中国,“哀莫哀兮生别离”的家庭,何止千万?

我们曾被迫抛弃自己的历史,去认同别人的历史。这使我们失去自己个性的真实支撑。本来清白在人间,不必染他色。

西方文化向来鄙视东方的正是这种缺少坦荡、坦白与坦率的人格。这无疑也是东方文化在个性上不能彻底的弱势所在。

我幸而生于布衣之家,幸而以布衣之父为启蒙之师。

——作者

人静日月长	1
君子之泽	13
冲出云层的闺秀	22
放逐长河	30
风琴 被剪断的旗袍	38
雅致老家	49
“夜来香”美军水壶与民间文本	57
进德逸句	64
我写字就是为了自由	68
布衣者：虚怀若谷	75
放逐少年	86
高山流水哀知音	95
我的古文底子	101
饬盘	107
玻璃板下的照片	117
学而不已 源自本色	128
三元茶钱 一盘青菜的西湖	132
不是无端悲怨深	140
从“孟母择邻”想到“孟父”	151
三存杨柳 一介书生	158

002

落日故人情	164
寻找“常态”	169
“洪洞县内无好人”	179
边上茅屋谈《红楼》(之一)	182
边上茅屋谈《红楼》(之二)	191
边上茅屋谈《红楼》(之三)	199
进入家的历史	209
乡音	214
《贫女》新吟	220
父亲的左手	228
母亲的阳台	232
又是橙黄橘绿时	237
锦衣夜行	241
恩义的焕娘	245
会咬人的人	252
惜衣禄	254
骨头香	257
哈雷棍子	265
不如意事常八九	270
寒不改叶	275

003

墙上留联	282
父亲的钱	289
布衣父亲	295
一方天空	304
真正的父亲	308
最后的细节与马说	311
平地比高山更伟大	317
鸿飞那复顾东西	327
人生可以把握什么?	332
遥慕与独语	335
择生与择死	339
亲情文字	344
附录一 试释髯翁长联(父亲遗作)	354
附录二 两颗巨星 两种际遇(父亲遗作)	363
附录三 矮纸斜行闲作草(父亲遗作)	366
后记一 被放逐的心	370
后记二 照片的遗憾及成书	376



人静日月长

人静日月长

一直到父亲辞世前,在我的心中,总以为父亲的时日是无穷的。

他似一棵常青树。无论他的相貌、身姿与动作,与我离家二十年以前,几无改变。连白发亦罕见。我们是青丝家族。

当我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陪父亲去他心目中的“圣地”——西安碑林的时机,我想弥补时,父亲则说,他在电视上都看到了,不去也罢。

他已规缩了自己的空间,其实是 he 看到时间的规缩。

父亲亦曾表示过,想到我曾经插队的傣乡去看看,亦被我那时忙着为知青“拍片”忽略了。

这是父亲进八十的日子。他依然热爱着所爱的一切,只是减少了许多外出的活动。

他经常静坐阳台,我来了,他就告诉我,当太阳照到家中墙上何处时,墙外的学生们下课、上操。他自己的看书写字也到了一个间歇。再照到何处时,可以准备淘米煮饭。

也有这样的时侯,我来了,父亲正在看书,只是一点头,仍看书。或拿出昨天写的几幅字来,叫我品评。我说的总是很被父亲接受。父亲在此时便把一些选好的字画送给我去收藏。

父亲也写一些字交给他的两个孙子。此间已有去意。谁也不忍说破。

小小阳台,父亲写字的家当,笔筒砚台等,就摆在顶头的那张桌上。



中国布衣

母亲缝纫的机器则与之垂直。直角之间，是一张我从海南带回的躺椅。躺椅上，铺着父亲退休时单位赠送的虎纹毛巾毯。靠背上，是他们的孙儿们乳婴时代的小薄枕。

那两个他们曾经怀抱过的，早晚接送上学的孙儿，如今俱长成了高大的少年。

这阳台上，便是我父母的憩趣园。

所有人的习惯是，一进家就问：“爸爸呢？”母亲回答：“在阳台上。”于是跑到阳台门口，喊一声：“爸爸。”

躺椅上的父亲会悠悠然地对我指点，刺梅盛开了，指指点点，就在这窗台上。或会问我闻见兰花的香气否？

我家养两盆兰草，盆大而深，呈幽谷形。兰草的风姿，也像是在山里长的那种，勃发丝丝，犹如野性的瀑布，呈一种未梳理过的丛状，乱得有情。后来，有人也送我兰，理得太清秀，似雕琢了。

父亲从来不追求什么“极品”。我理解他的意思，只要它是兰，具有兰的特性，看得入眼，它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兰”，就是古诗词中的兰，就是深谷幽兰。



平生爱大海——父亲游海南